

外国 文艺

AIGUO

1983/2

ENYI

WAIGUO W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三年 第二期

目 录

阿拉贡短篇小说三篇……[法国]路·阿拉贡作 林 青译 (3)

好邻居…………… (6)

分娩之前…………… (21)

杀人不是游戏…………… (30)

格林短篇小说两篇…… [英国]格·格林作 吴 劳译 (36)

大桥彼岸…………… (37)

被告胜诉…………… (48)

同格雷厄姆·格林一席谈(访问记)

……………[英国]安·伯吉斯作 吴 劳译 (52)

渡边淳一小说两篇…… [日本]渡边淳一作 陈喜儒译 (66)

猴子的反抗…………… (67)

乳癌手术…………… (88)

瓦尔拉夫作品两篇(小说)…… [西德]冈·瓦尔拉夫作 (121)

在船厂…………… 米尚志译 (123)

在钢管厂…………… 方 向译 (139)

尤菲特短篇小说两篇

.....[苏联]马·约·尤菲特作 朝 蒂译 (152)

乡下牛排..... (153)

从北到南..... (189)

变化(长篇小说 续完).....[法国]米·比托尔作 朱 静译 (230)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加·加西亚·马尔克斯作 张永泰译 (300)

外 国 文 艺 动 态
美国作家斯泰伦出版散文集(35) 沃尔科夫获1982年度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20) 冯内戈特的新作《神枪手迪克》问世(151) 罗布-格里耶和莫拉维亚获意大利蒙德洛文学奖(229) 1982年意大利几项重要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和作品(311) 1982年获意大利两项文学奖的小说《现在不走,更待何时?》(312) 法国1982年度联合奖评选结果(314) 法国1982年度勒诺多奖获奖作家及作品(314) 美国发现海明威一篇反法西斯文章的英文原稿(315) 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去世(315) 今年将举行的第二届日本国际音乐比赛(317) 苏联召开第六次美术家代表大会(306)

博纳尔——杰出的“色彩学家”(美术家与作品)

..... 杜定宇 (307)

达佛尼斯与克洛艾(石版画).....[法国]博纳尔 (封二)

杂技团里的马匹(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二)

早餐室(画布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三)

包厢(画布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三)

少女与狗(画布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四)

封面设计 任 意

WAIGUO WENYI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三年 第二期

目 录

阿拉贡短篇小说三篇……[法国]路·阿拉贡作 林 青译 (3)

好邻居…………… (6)

分娩之前…………… (21)

杀人不是游戏…………… (30)

格林短篇小说两篇…… [英国]格·格林作 吴 劳译 (36)

大桥彼岸…………… (37)

被告胜诉…………… (48)

同格雷厄姆·格林一席谈(访问记)

……………[英国]安·伯吉斯作 吴 劳译 (52)

渡边淳一小说两篇…… [日本]渡边淳一作 陈喜儒译 (66)

猴子的反抗…………… (67)

乳癌手术…………… (88)

瓦尔拉夫作品两篇(小说)…… [西德]冈·瓦尔拉夫作 (121)

在船厂……………米尚志译 (123)

在钢管厂……………方 向译 (139)

尤菲特短篇小说两篇

.....[苏联]马·约·尤菲特作 朝 蒂译 (152)

乡下牛排..... (153)

从北到南..... (189)

变化(长篇小说 续完).....[法国]米·比托尔作 朱 静译 (230)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加·加西亚·马尔克斯作 张永泰译 (300)

外 美国作家斯泰伦出版散文集(35) 沃尔科夫获1982年度法
国 兰西学院小说大奖(120) 冯内戈特的新作《神枪手迪克》
文 问世(151) 罗布-格里耶和莫拉维亚获意大利蒙德洛文学
艺 奖(229) 1982年意大利几项重要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和作
动 品(311) 1982年获意大利两项文学奖的小说《现在不走,
态 更待何时?》(312) 法国1982年度联合奖评选结果(314)
法国1982年度勒诺多奖获奖作家及作品(314) 美国发现
海明威一篇反法西斯文章的英文原稿(315) 著名钢琴家
鲁宾斯坦去世(315) 今年将举行的第二届日本国际音乐
比赛(317) 苏联召开第六次美术家代表大会(306)

博纳尔——杰出的“色彩学家”(美术家与作品)

..... 杜定宇 (307)

达佛尼斯与克洛艾(石版画).....[法国]博纳尔 (封二)

杂技团里的马匹(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二)

早餐室(画布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三)

包厢(画布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三)

少女与狗(画布油画).....[法国]博纳尔 (封四)

封面设计 任 意

阿拉贡短篇小说三篇

林 青译



路易·阿拉贡 (Louis Aragon, 1897—1982), 法国当代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 法共老战士, 去年 12 月 23 日夜以八十五岁高龄在他巴黎的寓所逝世, 走完了一代文学巨匠的漫长而曲折的创作道路。

阿拉贡是一位才华洋溢、著作丰赡的作家。早在青年时代, 他就参加了当时艺术界流行的达达主义派。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在军医行列中认识了后来成为超现实主义倡导者之一的安德烈·布雷东。1919 年他和布雷东等人创办《文学杂志》。1920 年发表第一部诗集《欢乐之火》。1921 年他与终身战友诗人保尔·艾吕雅一起脱离达达主义派, 与布雷东和菲利普·苏波一起创立了超现实主义并任 1923 年出版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1926 年发表的小说《巴黎的农民》和 1928 年出版的理论著作《论文体》已表现出作者多方面的才能。1927 年阿拉贡参加法国共产党。此后他逐渐与超现实主义疏远。1928 年他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访问巴黎时的相遇, 特别是与诗人的小姨埃尔萨·特里奥莱的相识、热恋以至结婚, 这件事对阿拉贡的一生发生重大影响。1930 年开始, 他连续多次赴苏联参加作家会议和世界

和平运动。1934年出版诗集《乌拉尔，乌拉！》，阿拉贡采取抒情诗的方式歌颂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稍后他写了一系列的论著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方法，并为了示范，开始撰写小说总集《真实的世界》。1934年这总集的第一部小说《巴塞爾的大钟》发表后，曾引起评论界热烈的争论。1936年发表的《豪华的住宅区》、1942年的《公共马车顶层的乘客们》和1945年的《奥雷利安》这几部小说，相继奠定阿拉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阿拉贡一面在南方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一面写了大量的富有法国民歌传统风味的抒情诗，把法兰西祖国和他所热爱的妻子埃尔萨化为一体。当时法国几乎家家户户暗中吟诵他那充满热情、激愤和希望的美丽的诗句，千万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受到鼓励。这些诗著名的有《伤心集》（1941）、《埃尔萨的眼睛》（1942）、《格雷万蜡人馆》（1943）、《法兰西号角》（1944）。在这时期，阿拉贡主持了法国作家协会的工作，把大批反法西斯的作家和诗人组织起来，同时他负责编辑当时颇有影响的《法兰西文学报》直至1972年停刊为止。1945年发表的散文集《法国人民的崇高与苦役》表现了作者如行云流水的文笔，条理清晰的分析力。战后阿拉贡发表了六卷巨著《共产党人》（1949—1951）和两卷散文《共产党人》（1946—1953），为共产主义运动画下了一幅宏伟的壁画。1954年他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虽然他的政治活动繁忙，他仍以惊人的速度写作。1955年发表论著《苏联文学》和《您读过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吗？》，1956年发表《苏联文学入门》和巨型诗集《未完成的小说》。1957年阿拉贡获得列宁和平奖金。1958年发表以拿破仑百日重新执政为背景但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圣周》。1965年发表小说《处死》。在以上这两本小说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法国古典小说的手法。这段时间中，他还发表了几部诗集：《眼睛和记忆》（1954）、《埃尔萨》（1959）、《诗人们》（1960）、《埃尔萨的狂恋者》（1963）、《房间》（1969）。这些作品大都采用了法国传统诗歌的优美韵律。在1967年发表的一部散文小说《布朗雪或遗忘》中，年已七十的阿拉贡采取了一些新的语言和技巧，吸收了电影的表现手法。1980年他出版了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说谎——真实》。在这集子的第一篇中，阿拉贡叙述了自己的童年。

路易·阿拉贡原名路易·安德里厄，1897年生于巴黎的一个高等住宅区中，是一位有钱有势的当过巴黎警察局长的老头和一位家道中落的小姐的私生子。为了掩盖这件事，他的外祖母家的亲友都把他作为那不幸女子的弟弟看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拉贡以医学院学生的身份，应征到前线去任助理军医时，他的母亲才含泪把真情说出。从小目睹失足女子的受辱、有钱人的专横，诗人幼小的心灵已萌出对资产阶级的愤恨和对社会正义的想望。1928年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启发下，他逐步走上战斗文学创作的道路，从此一生把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

对这位文艺战士浩瀚的著作，我国在五十年代曾介绍了很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完全中断这项工作。现在从他198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谎言——真实》中选译《好邻居》(Les bon voisins)、《分娩之前》(Prénatalité)和《杀人不是游戏》(Tuer n'est pas jouer)三篇，以纪念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逝世。从这三个短篇小说中可以略微窥见阿拉贡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对为非作歹的势力的憎恨，对弱小者的同情，对现代西方所谓“性解放”的挖苦。如在《好邻居》中，作者运用他那特有的幽默笔调，写出了第二次大战时期在德军占领下法国人民与维希政府的爪牙的斗争。在《分娩之前》中，阿拉贡妙趣横生地运用巴黎中下层人民的俗语，为七十年代的青年勾画了一幅真实的写照。《杀人不是游戏》则不但对当代红极一时的侦探小说家乔治·西姆农开了一个讽刺性的玩笑，而且从侧面反映了法国当代资产阶级家庭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捎带一笔，刺痛以杀人为儿戏的执政者。

译者

好 邻 居

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象电影里一样。这些先生们用肩膀一顶把门顶开就进来了。不同于电影里的只是我家的门不是旋转式的。还有，八条汉子一起来到我们在三层楼上的家里，空气可不大够，这是在夏天的日子里，您想想看。那时我们正要吃饭，为了省电，晚饭吃得早。波利娜在厨房里叫喊，要我把这些人赶出去，说是饭全要凉了。她的话使这些人笑了起来。波利娜捧着汤走进来，差一点打翻在地上。我们家里既不宽敞也不阔气，可是我们珍惜自己的东西，因为它们已长久和我们在一起，能给我们讲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总之，我们的回忆比家具多。

八条汉子。头头是个胖子，他头上戴着一顶博尔萨利诺^①式的灰灰褐色软帽，为了便于搔太阳穴，他把帽子推到后脑勺。有一个人身体很瘦，手却很大，有些象龙虾的两只钳：这双手伸向一切，似乎要全都抓住。其余几个……他们就象图画中的人物，并不难想象。不到两分钟的工夫，家里全翻得乱七八糟。在这同时，我向胖子作了解释，提出抗议，认为他们应当拿出证件或是警察局的指令。这一说也使他们乐起来，似乎现在的做法跟从前的那一套不同了。波利娜开头是为了她的床罩而叫喊起来的。哎哟，这床罩一下子就被掀到半空中。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他们居然这个样子，把床单当作一条肮脏的手帕似地拧绞起来。这时已经有一个汉子去搜查碗橱，另一个去搜查带镜衣橱，纸张四面飞舞，别针盒打翻在地。他们还查看椅子下面，用粗针深插到椅子软垫里。还有两三个人没干别的，只是碍手碍脚地站在那里。这些人样子粗俗不

① 西方电影中的意大利强盗。

堪。当那瘦子把波利娜叫作老胖婆子时，我忍不住大声说：“怎么，对不起，请您注意。”这一来他们又笑起来了。这群人可真是兴高采烈哩。其中有一个，把我全身搜遍，还拿起我的皮夹子摇晃，把我没有工夫扔到字纸篓里去的十张没有用的小纸片弄得七零八落地掉下来。连一张肥皂卡也不能幸免。他什么都要盘问，对一串钥匙也要极力打听连我也说不清的用途。胖子一把抓住我那有贝壳镶嵌着的信插，这是我们从勒特雷波尔^①带回来的。他看了那些洗衣单、阿尔弗雷德的来信，我还得告诉他那些照片上是些什么人。

我实在没法说出站在表弟莫里斯后面的人是谁，这照片是战争发生前三年我们一伙人在默东^②一起拍的。有一个汉子面颊上长着一颗痣，我想是皮歇雷尔家的朋友：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一点。似乎在胖子看来这人可疑。于是他就抓住这一点同波利娜纠缠，打算使我们两个人说的话自相矛盾。波利娜象平日一样反驳我：“皮歇雷尔家的朋友吗？你哪来的想法！这是女装紧身裙裁缝雅诺太太的相好……”糟糕的是，我说雅诺太太的相好头发是金黄色的，而这个人的头发却是棕色的……我们于是开始争论起头发的颜色来了……胖子这时对我们的争辩很感兴趣。他说：“喂，喂，你们首先要统一看法。”他这么一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是雅诺太太的男朋友或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胖子对我说：“您别急，这是我要弄清的事。”他摆弄着那顶软帽。那些什么事也不干、木鸡似地呆在那里的人把房间弄得很挤，可真够热的。

后来，我对胖子说：“在别人的家里，礼应脱去帽子。”我这一说就足以使房子里的一切东西都被掀到半空中。波利娜喊叫起来。

① 法国的一个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② 位于巴黎西南的城市。

现在，她的枕头套被翻开来了。当然，经过他们那些龌龊的手一摸，全部东西都得拿去洗……瘦子嘴里吹着口哨，显出一副威胁人的样子。“胖婆子，”他说，我表示抗议，可是没有用。“您该表现得有礼貌些。”这真无法忍受了。

其中的一个矮胖子，他留着红棕色的小胡子，大概是个有怪癖的人，他只对缝纫机感兴趣，不过您等着瞧吧！他拉开了小抽屉，全部东西散落一地。他把机梭内的东西都弄出来，把所有的小线卷上的线——不论是棉线或丝线——都拉下来，怀着一种过分的好奇心检查每一个钢质部件、打裯用的小玩意儿和那些连我也不大清楚其用途的东西，总之，全是波利娜心目中家里最宝贵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接着他就从肩头上面把它们摔给您，不管落在什么地方。他甚至跟他的一位同事发生争吵，因为有一件打到这个人的脖子上。这时我只好说：“先生们，平平气吧！”这一次，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他们笑，两人反而一齐向我进攻，提出一些问题，要知道我对现政府的看法。

我没法回答他们，因为波利娜正和一条大汉搏斗，在大声叫喊，想从他手里夺回我们那配着银镜框的结婚照。当那些小匙从碗柜的抽屉里被扔出来时，我的话更无法听清了。最后，我指指贝当大元帅的照片给他们看，那是摆在壁炉最显要的居中位置上的，就是他抚摸着一条狗的那一张（据阿尔弗雷德说，这是他家居生活照），可是这样也丝毫不能使他们的态度变得好一点。胖子嘿嘿冷笑而且用一种专断的口吻说：“当然是会用这种办法。这可太方便了，你这家伙。你们这些人都是在家里挂这种照片的。”其余的人连声附和，显然他们有过经验。

“到底你们要控告我们什么罪名？”波利娜唉声叹气地说。

胖子盯她的那一眼使人不寒而栗。

“太太，我们不是控告你们，”他说，“是怀疑你们，这更严

重……”

这是更严重，的确如此。那瘦子把我的小姨子米肖眼睛瞎掉时做的一个绒绣坐垫揉来搓去，而且心满意足地叫喊道：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知道他说过些什么。我知道的只是，他动手把用细针法绣的垫面扯掉，弄得里面的羽毛四面散落，在他周围飞舞。这以后，他断言摸到里面有什么发硬的东西。也许他有这样的感觉，但他并没有找到。波利娜喊叫起来，瘦子居然胆敢用他的龙虾钳子钳住她的嘴。我提出抗议，因此我吃到了苦头。您想想看，我是六十二岁的人了，我一向能克制自己，我尊重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可是如果有人对妇女动手动脚……

“别搞得浑身冒汗，”那红发鬼劝我说。

其实是因为呼吸困难。

这些便衣警察中有两个人在饭桌旁坐下来并开始喝我们的汤。他们两人相互倒酒，彼此碰杯。我提醒胖子注意这种情况时，他对我说：“别故意转移视线，回避真正的问题。”

这对我来说，可实在太难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绞尽脑汁想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会光临的；肯定是因为有人写了匿名信……现在的人心很坏……但这封匿名信里能讲我们些什么呢？

波利娜想坐到那墩形的软垫上，可是瘦子犯了疑心，他向软垫扑过去，把它从她身下抽走，接着扯掉上面的流苏，探手进去摸到底。另一个便衣警察不让她打开窗户，尽管房里闷热。有好几次，波利娜想把邻居们都喊来。

“先生们，你们是否准备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得到这份荣幸？……”

“荣幸，荣幸，您是在嘲笑我吗？”

我愿意承认自己有点过分：这些先生们的光临确实并不是一

种荣幸……而是……

“而是什么？”胖子说。他坐在我的伏尔泰式的红棕两色的扶手椅上，似乎这一切已使他精疲力竭了。“您的那一套‘假使’、‘不过’、‘什么’等等，您的那一套虚伪的客套话，终于使我感到恼火。也许是您要来审问我吧？浪费费，世界倒过来了。”

瘦子转过身来。他正在忙着把挂钟拆开，我的那个漂亮的挂钟，机件明显可见，而且可以连续走一百天……它将需要全部重新检修了，那不用说……

“头头，您说什么？”他问道。

胖子叹口气说：

“浪费费，到底是我审问这位先生，还是他审问我？您有什么看法，浪费费？”

浪费费耸起眉毛，表现出困惑不解的样子：

“我觉得满奇怪……”

“得啦，时间也拖得够长了！……你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你到底把东西藏在哪儿？快说，别那样拖时间。”

“什么东西？”

我发誓说一点也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可他认为我这样说显然是欺骗，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了。后来，他似乎改变了主意，突然问我：

“你对赖伐尔总理^①的政策有些什么想法？”

我对这政策的想法……看来我得毫不思索就回答，想好了再回答就证明心里想的全是坏话。

“哎，请原谅，”我说，“这可是您说的……”

^① 赖伐尔(1883—1945)，法国民族叛徒。1940年法国投降德国后，任维希政府副总理。1942—1944年任总理。1945年10月以叛国罪被处决。

另一个人耸耸肩膀说：“连说出他自己的看法也没勇气。”

我尽力向胖子解释，我刚才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从来没有人问过我……

“可想而知，”这个戴软帽的家伙得意扬扬地说，“你们平时来往的是些什么人！”

瘦子发出一种近似“乌因”的声音表示赞同。

我本来是想要说，对于赖伐尔总理的政策我没想过什么，对别的什么总理的政策也是如此。有些人关心这种事情，我可不是这种人。要是一个人被安置在政府领导的位置上，那大概自有其道理。既然我看不出这些道理，您要我评论他的政策，这岂不是更谈不上了吗？这个人要是采取某种政策，当然是因为这样一来人家才把他安置在现有的职位上……那么……可以肯定，我无法向胖子解释清楚这一点。其实他并不在听我说话，向我提问似乎只是为了可以听见自己提出问题，以此为乐。

波利娜的全部的衣服，还有我的，都摊在地上，那个留着红棕色小胡子的矮胖子站在一张椅子上，把大橱顶上的那些纸盒乱翻一通，从中拿出一些旧的假花、阿尔弗雷德在幼儿园里穿的黑色小罩衫，各色各样的碎布……房间里可好看哩。那两个饿鬼却在厨房里把大汤碗里的东西喝得精光，接着，其中的一个大声嚷道：

“还有第二道菜呢？”

这样一来，那些人更嘻嘻哈哈笑个够了。等到笑声稍为平息时，胖子把软帽一直拉到眉毛上：

“您偷听外国电台，好象是有这回事吧？”

瞧，我早说过的：有人写了匿名信，情况只能是这样，有人写了匿名信。

“我啊，”我坦然地说，心里没鬼，“我是连国家电台也不收听的。”

“嗨，您不收听国家电台。浪费费，记录下来，这位先生居然有脸夸口不收听国家电台。”

“不过……”

“用不着说不过。为什么您不收听国家电台而收听外台？您认为外台更有意思吗？也许是消息更灵通吧？搞得更出色些，难说……您真肆无忌惮。”

“您要我用什么去收听，去收听国家电台呢？”我终于轮到开口了。

“用什么？嘿，别装蒜了，我的好汉。用什么？大概不可能用我的屁股去听吧……当然是用您的收音机了……”

“但是我没有屁股……”

这句话脱口而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光火了。我本来是想说，我没有收音机。这就引起一场咆哮了。

“好哇，小老头，您开玩笑？要是我扣字眼的话，我可要亲自看看，到底您有没有屁股。”

我脸红耳赤，拚命道歉。不过，这些人的确搞得我晕头转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本来是要说，我没有收音机，他怎么能要我收听国家电台呢？

“当然……您要是没有收音机的话……不过，您是不是真的没有，这还得看……要是您没有收音机，那您怎样收听外台呢？”

“对，正是这样，我要问您……”

“您反而问我，浪费费，听着，他要问我哩。世界颠倒过来了。到底是谁审问谁？您要放规矩点。说吧，您是怎样收听外台的？……”

“可是我并没收听。”

胖子吹了一声很长的口哨。

“放明白点。首先是，您花了很多时间才找到这个理由……您

没有收听……全都是这样说的……您早该多点心眼……”

“可是我并不需要有心眼……”

“人总是需要有心眼的。特别是在您所处的情况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您要明白，是您在审问您。太太，走前来……”

那个叫做泼费费的家伙把波利娜推到我旁边。那些不言不语的人仍然挤满房间，一个个站在那里象灯杆一样。我想叫波利娜不要心烦，一切都将会说清楚的，这一切不过是一封匿名信引起的。可是泼费费把他那龙虾钳子堵住我的嘴巴，而且脸上带着威胁的神色。

“不许这样，你这善使诡计的女人……不许串通。”

就在这时候，那个红棕色头发的人乱翻了一阵窗帘之后，把其中的一幅弄脱了钩掉下来，真糟糕。

胖子现在又开始找波利娜的麻烦，在国家电台和外台上纠缠……由于她发誓说我们没有收音机，他大声说：

“您这样讲，是因为您听见丈夫这样说的。”

我极力解释说，那可以算是结婚三十五年来头一次，过去我说话人家向来不会留心听。

“您清楚地看到的，”波利娜叫喊起来，“我们并没有收音机。”

那顶软帽重新被推到发红的颈背上，露出冒着汗、开始有点秃的头顶。胖子竖起食指：

“太太，讲点逻辑，讲点逻辑。您怎么能要我清楚地看到不在那儿的東西呢？泼费费，女人总是这个样……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向女人提出要求的：那就是逻辑性和时间……”

“特别是当您已经把挂钟拆坏的时候。”

说得很对，不过波利娜的大胆使我发抖，也使我钦佩。三十五年来，她使我钦佩，也使我头痛。

“太太，当心您所用的字眼，拆坏挂钟，这话出口太快……”

“也干得迅速……”

“……那还待证实。这挂钟，它是不是一直在走？这难说。你们可能在里面藏了一些传单……”

“您想，怎能藏东西在里面？透过玻璃全都可以看得见。”

“巧妙的地方就在这里，亲爱的太太，很巧妙，我们还没有能够习惯您的这些得体的说法……”

波利娜生气起来，以为胖子说她出言不逊。这时我不得不出来干预，我对波利娜说，她使自己理亏了，其实我们一点也没有可指责之处。这一来，波利娜转而对我不耐烦了。这样并不解决问题。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回到收听外台的问题上吧？”胖子说，“你们声称没有收听是因为你们没有收音机，对吗？”

在我看来，这是清楚不过的了。可是他却不同意这样认为。

“我没有收音机，这样一说，就认为自己全都说了。不过……”

这时他把伏尔泰式的扶手椅推过来，身体往前俯，两手摆在大腿上。

我看到他的左腕上戴着一条金质的细链条。

“不过……你们能够向我证明你们没有收音机吗？”

“您自己去看看……”

“这不该是我来提供证明，”他庄重地大声说，“是你们，是你们。”

他用食指指着我不耐烦，接着又指向波利娜。

“真是无理之至。居然是我得证明你们没有收音机！难道我会知道你们有没有收音机吗？你们要说，我并没有在这里看到。这就成为理由了吗？头一点是，这里的東西我并没有全部看过……”

他对我们那翻得乱七八糟的家环视一周。

“我手下的人，只不过对这里的各个角落表面看了一眼……”

胖子微笑着补充了一句。“珀蒂蓬，厨房里没发现什么吗？”